

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之后，剩下的，无论你多么不愿意相信那就是真相。

——福尔摩斯



以智取胜，打开重重机关；
用心思考，勘破层层谜局。
破案的关键，始终就在你的眼前，
你能否发现？



(英) 柯南·道尔 等著
宋晶晶 等等 译

世界经典

推理小说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 推理小说

(英) 柯南·道尔 等著
宋晶晶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经典推理小说 / (英)道尔等著;宋晶晶等译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6(2015.4重印)
ISBN 978-7-5658-1373-3

I. ①世… II. ①道…②宋…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1286号

世界经典推理小说 SHIJIE JINGDIAN TUILI XIAOSHUO

总策划:杨建峰

作者:(英)柯南·道尔等

译者:宋晶晶等

责任编辑:宋倩倩

责任技编:黄东生

装帧设计:松雪图文 王进

印刷监制:高峰 苏画眉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243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515063

电话:0754-82904613

印刷: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7.5

字数:800千字

版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次:2015年4月第2次印刷

定价:59.00元

ISBN 978-7-5658-1373-3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56号3栋9A室 邮政编码/510075

电话/020-37613848 传真/020-37637050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敬启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和使用了一些报刊、著述和图片。由于联系上的困难,我们未能和部分作品的作者(或译者)取得联系,对此谨致深深的歉意。敬请原作者(或译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相关事宜。联系电话:010-84853028 联系人:松雪

前言

PREFACE

美国推理小说之父 S. S. 范·达因曾说过：

推理小说是一种智力游戏，更像是一种竞赛，作者必须公平地和读者玩这场比赛，他必须在使用策略和诡计的同时，维持一定程度的诚实，绝不能像玩桥牌时作弊那样过分。他必须以智取胜，透过精巧又不失诚实的设计引起读者兴趣。

他的这段话，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推理小说的本质和写作特点。

“推理小说”一名的使用首先出现于日本。在日本文字改革时期，“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江戸川乱步与日本早期侦探小说名家木木高太郎提出将“侦探小说”改为“推理小说”。因为相对于广义的侦探小说来说，推理小说更注重科学的逻辑推理性，最注重运用推理的方式解开故事的谜题、揭示案情或者破案过程。它不仅包括找出杀人凶手，还有找寻失物或解开奇异事件的谜底，而且揭开谜底的也并不总是侦探。

推理小说起源于美国，后发展于英国，并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兴盛于日本。此后，日本便一跃成为世界推理小说的大本营，推理名家、推理名作层出不穷。推理小说发展到今天，也在传统推理的形式上派生出了其他各种流派，如社会派、硬汉派、法庭派、变格派等。但最为广大推理迷所推崇的，依然是正统推理（即本格派，以及后来复兴本格派所形成的新本格派），它始终是推理小说的写作主流。这种推理形式从读者的阅读立场出发，由作者提供线索和情节，读者可以从中享受到自己参与解谜的乐趣。

当今的推理小说在内容、写作手法和深度、广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并在解谜之外附加了较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对人性的剖析也更加深入。但无论怎么变化，推理小说的魅力都离不开精巧的布局、诡计设计和解谜策略这三大因素。这些因素也直接影响着读者对推理小说的认可程度。所以，在早期推理小说时期，对创作提出了“公平”的原则，即作者要把所有的线索、人物、情节都展现在读者面前，由读者和作者比赛，看读者能不能先于作者解开谜题。这在“黄金时代”推理文学三巨头之一的——埃勒里·奎因的作品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很多长篇推理名篇中都会有专门的一个章节留给读者去思考，让读者根据前面所有的线索去找寻真相。

正因为如此，推理小说在早期及“黄金时代”创作时，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模式。S. S. 范·达因曾建议，推理小说的写作需有一个人人遵守的法则，他也由此写下了《推理二十诫》。虽然，他的这些诫条并不能成为评判推理小说好坏的依据，然而，其精神至今仍被推理小说的爱好者们津津乐道。1928 年，英国资深编辑及推理作家隆纳德·诺克斯在此基础上又立下了著名的《推理十诫》，对



当时及后来的推理作家进行了写作上的规范,一度被奉为创作圭臬。

这些诫条的内容主要着眼于故事脉络的安排、角色类型和性格的塑造上,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其中不乏一些过时或错误的认知,而且随着推理小说写作方式与风格的演变,当今的推理小说作家在写作时也不会刻意遵守十诫的内容,但不管怎样,这些诫条的存在仍然对推理小说的创作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后来,日本新本格领军人物岛田庄司又提出了新本格创作的《七大诫条》,也成为当今推理小说创作的重要参考标准。

在推理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推理小说爱好者们所推崇的大师级作家:如推理小说鼻祖——埃德加·爱伦·坡;世界推理小说之父——阿瑟·柯南·道尔;英国推理小说之父——威廉·柯林斯;美国推理小说之父——S. S. 范·达因;黄金时期推理小说三巨头——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狄克森·卡尔、埃勒里·奎因;日本推理文坛三大高峰——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松本清张等。他们的代表作品至今仍是推理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具有持久的阅读吸引力。

本书从推理小说的内容入手,将其中主要的解谜形式归纳为“密室疑云”“密码真相”“死亡谜局”“心理玄机”“思维盲点”“不在场的证明”六大板块,选择最能体现大师们写作特点的作品奉献给读者,让读者一窥推理小说的真容。当然,短篇推理小说由于篇幅所限,在情节布局、诡计设计和解谜形式上,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优秀的短篇推理小说仍能体现出推理小说最真实的解谜乐趣。

目录

CONTENTS

密室疑云

- 斑点带子案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1
逃出十三号牢房 (美国)杰克·福翠尔/12
卧铺快车疑案 (爱尔兰)佛里曼·维尔斯·克洛伏特/26
来自另一个世界 (美国)克雷顿·劳森/35
黑玫瑰城堡 (日本)横沟正史/48
茵卜林中的小屋 (美国)约翰·迪克森·卡尔/55
八角房间 (美国)爱德华·霍克/65
怪异的密室杀人案 (美国)爱德华·霍克/73

密码真相

- 金甲虫 (美国)埃德加·爱伦·坡/83
跳舞的小人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97
致命的密码 (美国)杰克·福翠尔/107
两分铜币 (日本)江戸川乱步/120
总统的半角银币 (美国)埃勒里·奎因/129
特拉伊诺的暗语 (美国)爱德华·霍克/139
红黄相间的画笔 (日本)陈舜臣/141
死者的暗示 (日本)都筑道夫/149

死亡谜局

- 梦境 (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159
坠落的天使 (美国)埃勒里·奎因/170
酒心巧克力谜案 (英国)安东尼·伯克利考克斯/180
后窗 (美国)康奈尔·伍尔里奇/187
舞台谜案 (日本)土屋隆夫/201
圣诞老人灯塔之谜 (美国)爱德华·霍克/217
悬崖上的呼叫声 (日本)夏树静子/225
盛夏的诱拐 (日本)折原一/236

心理玄机

你就是杀人凶手	(美国)埃德加·爱伦·坡/247
百万美元藏哪里	(美国)杰克·福翠尔/251
心理测验	(日本)江戸川乱步/255
戒指	(日本)江戸川乱步/264
奇特的被告	(日本)松本清张/265
葬礼火车头	(日本)大阪圭吉/279
敦厚的敲诈犯	(日本)西村京太郎/287
大海的邀请	(日本)笹泽世保/298

思维盲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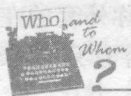
窃信案	(美国)埃德加·爱伦·坡/309
波西米亚丑闻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316
凶器	(日本)江戸川乱步/327
看不见的人	(英国)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332
三狂人	(日本)大阪圭吉/339
显灵的照片	(日本)佐野洋/344
第二个目标	(日本)西村京太郎/356

不在场的证明

空屋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369
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美国)杰克·福翠尔/377
普利茅斯快车上的谋杀案	(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384
相似的房间	(日本)鲇川哲也/391
五个钟表	(日本)鲇川哲也/404
遗忘的雨伞	(日本)菊村到/418
打错的电话	(日本)折原一/423

本书作家简介及篇目导引	/433
-------------------	------

密室疑云



斑点带子案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八年来,关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破案方法,我记录了七十多个案例。我粗略地翻阅了一下这些记录,发现这些案例多是悲剧性的,也有一些是喜剧性的,其中绝大部分是离奇古怪的,倒没有一例是平淡无奇的。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福尔摩斯做工作与其说是为了获得酬金,不如说是出于对他那门技艺的兴趣和爱好。他只对那些独特的或甚至近乎荒诞的案子情有独钟,而对于常规型的案情不屑一顾,拒不参与任何侦查。而在所有这些变化多端的案例中,我想不起哪一例会比萨里郡斯托克莫兰的著名家族罗伊洛特家族那一例更具有异乎寻常的特色了。现在我谈论的这件事,发生在我和福尔摩斯交往的早期。那时,我们都是单身汉,在贝克街合住一套寓所。原本我早就可以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但当时我曾作出严守秘密的保证,直至上月,由于我为之作出过保证的那位女士不幸逝世,方才解除了这种约束。现在,该是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因为外界对于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之死众说纷纭,广泛流传着各种谣言。这些谣言使得这桩事情变得比实际情况更加的骇人听闻。

事情发生在一八八三年四月初。一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歇洛克福尔摩斯已穿得整整齐齐,正站在我的床边。一般说来,他是个爱睡懒觉的人,而此时刚七点一刻。我诧异地朝他眨了眨眼睛,有点儿不太高兴,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很有规律的。

“对不起,把你叫醒了,华生,”他说,“或许,我们今天注定是睡不好觉的,先是赫德森太太被敲门声吵醒,接着她报复似的来吵醒我,现在我便又来把你叫醒了。”

“那么,有什么事情吗,难道说失火啦?”

“不,是一位委托人。好像还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光临了,她情绪相当激动,坚持非要见我不可。现在她正在起居室里等着呢。你瞧,如果说有年轻的女士一大早就徘徊在这个大都市里,甚至把还在梦乡中的人从床上吵醒,我想,那必定是一件紧急的事情吧,因为她们不得不找人商量。假如这件事将是一件有趣的案子,那么,你肯定希望从一开始就能对此有所了解。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应该也把你叫醒,给予你这样一个机会。”

“我的朋友,那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失掉这个机会了。”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观察福尔摩斯进行专业性的调查工作,欣赏他迅速做出的推论。他敏捷、准确的推论完全像是出自于直觉,但却总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他就是依靠这些解决了委托给他的种种疑难问题。我匆匆地穿上衣服,几分钟后已准备就绪,随同他来到楼下的起居室。一位女士正端坐在窗前,穿着黑色衣服,蒙着厚厚的面纱。

“早上好,小姐,”福尔摩斯愉快地说道,“我的名字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是我的挚友和伙伴华

生医生。在他面前，你可以像在我面前一样地谈话，不必顾虑。哈！赫德森太太想得可真周到，她已经为我们烧旺了壁炉。请凑近炉火坐坐，我叫人给你端一杯热咖啡，我看你好像是在发抖。”

“我不是因为冷才发抖的。”那个女人换过了座位低声说道。

“那么，您是为什么呢？”

“福尔摩斯先生，是因为害怕和恐惧。”她一边说着，一边掀起了面纱。我们能够看出，她确实正处于万分焦虑之中，非常的引人怜悯。她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双眸惊惶不安，酷似一头被追逐的小动物的眼睛。她的身材相貌看上去也就三十岁左右，但那头发却显得未老先衰，夹杂着几丝银丝，表情尤其的萎靡憔悴。

福尔摩斯迅速地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下，探身向前轻轻地拍拍她的手臂，安慰她说：“你不必害怕，我毫不怀疑，我们很快就会把事情处理好的，我知道，你是今天早上坐火车来的。”

“这么说来，你认识我？”

“不，我注意到你左手的手套里有一张回程车票。你一定是很早就动身了，而且在到达车站之前，还乘坐过单马车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行驶了一段漫长的路程。”

那位女士猛吃一惊，惶惑地凝视着我的同伴。

“这里面没什么奥妙，亲爱的小姐，”福尔摩斯笑笑说，“你外套的左臂上至少有七处新溅上去的泥点，除了单马车以外，其他车辆是不会把泥巴甩成这样的，并且只有当你坐在车夫左面时才会溅到泥水的。”

“不管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你说得完全正确，”她说，“我六点钟前离家上路，六点二十到达了莱瑟黑德，然后乘坐开往滑铁卢的第一班火车来的。先生，这么紧张的事情让我再也受不了啦，这样下去我会发疯的。没有谁能够帮助我，只有那么一个人在关心我，可是他这可怜的人啊，也是爱莫能助。我曾听人说起过你，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从法林托歇太太那里听说您的，你曾经在她急需帮助的时候援助过她。我正是从她那里打听到了您的地址。噢，先生，难道您不可以也帮帮我的忙吗？至少能够为陷于黑暗深渊里的我指出一线光明吧。目前我无力酬劳你对我的帮助，但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以内，我就可以结婚，那时我就能够支配自己的收入，你至少可以知道，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福尔摩斯转身走向他的办公桌，打开抽屉的锁，从中取出一本小小的案例簿翻阅了一下。“法林托歇，”他说，“是的，我想起了那个案子，那是件和猫儿蓝宝石女冠冕有关的案子。华生，那还是在你来到这里之前的事情呢。小姐，我只能说我很乐于为你这个案子效劳，就像我曾经为你的朋友那桩案子效劳一样。至于酬劳，我的职业本身就是对它的酬劳；并且，你可以在你感到最合适的时候，随意支付我在这件事上可能付出的费用。现在，请你讲讲这桩心事吧。”

“唉，”我们的客人说，“我之所以感到恐惧，正是因为我所担心的东西十分模糊，我的疑虑完全是由一些琐碎的小事引起的。这些小事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在所有的人当中，甚至我最有权利取得其帮助和指点的人，也把关于这件事的一切都看做是一个神经质女人的胡思乱想。他倒没有这么说，但我能从他安慰的话中和回避的眼神中觉察出来。但我听说，福尔摩斯先生，您能看透人们心中隐藏着种种邪恶。请告诉我，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

“别急，我会十分留意你的讲述，小姐。”

“我的名字叫海伦·斯托纳，我和我的继父住在一起，他是位于萨里郡西部边界的斯托克莫兰的罗伊洛特家族中的最后一个幸存者，那也是英国最古老的撒克逊家族之一。”

福尔摩斯点点头，说：“这个名字我很熟悉。”

女人接着说：“这个家族一度是英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它的产业占地极广，超出了本郡的边界，北至伯克郡，西至汉普郡。可是到了上个世纪，连续四代子嗣都是那种荒淫浪荡、挥霍无度之辈，而到了摄政时期，这个家族最终被一个赌棍最后搞得倾家荡产了。除了几亩土地和一座二百年的古老邸宅外，其他都已荡然无存，而即便那座邸宅也已典押得差不多了。最后的一位地主在那里苟延残喘，过着落魄贵族的可悲生活。但是他的独生子——也就是我的继父，认识到他必须有所作为，于是从一位亲戚那里借了一笔钱，这笔钱使他得到了一个医学学位，并且出国到了加尔各答行医，在那里，他凭借着高超的医术和坚强的个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是正当事业稳步上升之际，由于家里几次被盗，他盛怒之下殴打当地人管家致死，差一点儿因此而被判处死刑。为此，他遭到了长期监禁。后来有机会返回英国，从此却变成一个性格暴躁、失意潦倒的人。”



“罗伊洛特医生在印度时娶了我的母亲，她当时是孟加拉炮兵司令斯托纳少将的年轻遗孀，斯托纳太太。我和我的姐姐朱莉娅是孪生姐妹，我母亲再婚的时候，我们年仅两岁。她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每年的进项不少于一千英镑。我们和罗伊洛特医生住在一起时，她就立下遗嘱把财产全部遗赠给他，但附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我们结婚后，每年要拨给我们一定数目的金钱。我们返回英伦不久，我们的母亲就去世了。她是八年前在克鲁附近的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的。此后，罗伊洛特医生放弃了重新在伦敦开业的想法，带我们一起到了斯托克莫兰祖先留下的古老邸宅里生活。而我母亲遗留的钱足够应付我们的一切需要，看来我们的幸福似乎是毫无问题的了。”

“但是近来，我们的继父发生了可怕的变化。起初，邻居们看到罗伊洛特的后裔回到这古老家族的邸宅时都十分高兴。可是他却一反与邻居们互相往来交友的常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深居简出，甚至不管碰到什么人，都一味穷凶极恶地与之争吵。或许这种近乎癫狂的暴戾脾气在这个家族中是有遗传性的。我相信我的继父是由于长期旅居于热带地区，致使这种脾气变本加厉了。就这样，一系列毫无道理的争吵发生了。其中两次甚至一直吵到法庭。结果，他在村里成了一个叫人望而生畏的人，人们一看到他无不敬而远之。他还是一个力大无穷的人，当他发怒的时候，简直没什么人能控制了他，上星期他把村里的铁匠从栏杆上扔进了小河，我花掉了尽我所能收罗到的钱以后，才避免了又一次当众出丑。”

“事实上，他所谓的朋友只有那些到处流浪的吉卜赛人。他允许那些流浪者们在那块象征着家族地位的几亩荆棘丛生的土地上扎营，还会到他们的帐篷里去接受他们作为报答的殷勤款待，甚至有时候随他们出去流浪，最长可达数周之久。另外，他还对印度的动物有着强烈的爱好，这些动物是一个记者送给他的。目前有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这两只动物就在他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村里人就像害怕它们的主人一样害怕它们。”

“通过我说的这些情况，你们不难想象我和可怜的姐姐朱莉娅是没有什么生活乐趣的。没有外人愿意和我们长期相处，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们操持所有的家务。我姐姐死的时候才仅仅三十岁，可她早已两鬓斑白，未老先衰了，就和现在的我差不多。”

“那么，你姐姐已经死了？”

“她离开我们刚好两年，我想对你说的正是有关她去世的事情。在我们的那种生活里，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年龄相仿或地位相同的人。但我们还有一个姨妈，她叫霍洛拉·韦斯法尔小姐，她是我母亲的亲姐妹，并且是个老处女。她住在哈罗附近，我们偶尔会得到允许到她家去短期作客。两年前，朱莉娅在圣诞节的时候去了她家，在那里认识了一个领半薪的海军陆战队少校，并和他缔结了婚约。我继父闻知这一婚约时并未表示反对，可是谁知，就在预定结婚的前两周内，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从而使得我失去了唯一的伙伴。”

福尔摩斯一直仰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但在这时他却半睁开眼睛，看了一眼他的客人说：“请把这其中的细节说准确些。”

“好的，这对我来说虽然很痛苦，但也很容易，因为在那可怕的时刻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已说过，庄园的邸宅是非常古老的，只有一侧的耳房现在还住着人。耳房的卧室在一楼，起居室位于房子的中间部位。这些卧室中的第一间是罗伊洛特医生的，第二间是我姐姐的，第三间是我的。这些房间彼此互不相通，但是房门都朝向一条共同的过道开着，而三个房间的窗子都是朝向草坪开着的。发生不幸的那个晚上，罗伊洛特医生早早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但我们知道他并没有睡去，因为我姐姐被他那强烈的印度雪茄烟味熏得苦不堪言。所以她离开自己的房间来到我的房间里逗留了一些时间，并和我谈起了她即将举行的婚礼。到了十一点钟，她准备回自己的房间，但走到门口时却停了下来，回过头来问我：‘请告诉我，海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听到过有人在吹口哨吗？’

“‘从来没有。’我说。”

“‘我想你睡着的时候，不可能吹口哨吧？’

“‘当然不会，你为什么要这样问？’

“‘因为这几天的深夜，大约在清晨三点钟左右，我总是听到轻轻的、但很清晰的口哨声。我是一个睡不沉的人，所以就被吵醒了。我说不出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来自隔壁房间，也可能来自草坪。我当时就想，应该问问你是否也听到了。’

“‘没有，一定是种植园里那些讨厌的吉卜赛人。’

“‘很有可能。可是口哨声如果是从草坪那里传来的，奇怪的是你为什么没有听到？’

“‘可能是我一直都睡得比你沉吧。’

“‘好吧,不管怎么说,这都没什么关系的。’她对我笑笑就离去了。不一会儿,我就听到她的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

“什么?”福尔摩斯说,“这是不是你们的习惯,夜里总是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总是这样。”

“为什么呢?”

“我已经说过了,医生养了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不把门锁上,我们感到不大安全。”

“应该是这么回事。请你接着说下去。”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模糊感觉压在心头。我还说过,我们是孪生姐妹,你知道,我们那种血肉相连的心灵纽带是多么的微妙。那天晚上是个暴风雨之夜,外面狂风怒吼,雨点劈劈啪啪地打在窗户上。突然,在风雨声中传来一声女人惊恐的狂叫,我听出那是姐姐的声音,便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裹上了一块披巾就冲向了过道。就在我开启房门时,我仿佛听到一声轻轻的就像我姐姐说的那种口哨声,口哨稍停时,我又听到啱啱一声,仿佛是一块什么金属东西倒在了地上。就在我顺着过道跑过去的时候,只见我姐姐的门锁已开,房门正在慢慢地移动着。我吓呆了,瞪大了眼睛,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从门里出来。借着过道的灯光,我看见出来的竟是我姐姐。她的脸由于恐惧而雪白如纸,双手摸索着寻求援救,身体就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我跑上前去拥抱住她,结果她瘫痪似的颓然跌倒在地,像一个正在经受剧痛的人那样翻滚扭动,四肢可怕地抽搐起来。起初我以为她没有认出是我,可是当我俯身要抱她时,她突然发出凄厉的叫喊声,那叫声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她叫喊的是‘唉,海伦!天啊!是那条带子!那条带斑点的带子!’她似乎言犹未尽,还想说些别的什么,把手举在空中指向医生的房间,但是抽搐再次发作,她说不出话来了。我疾步奔跑出去,大声喊我的继父,正碰上他穿着睡衣急急忙忙地从房间里赶过来。他赶到我姐姐身边时,我姐姐已经不省人事了。尽管他给她灌下了白兰地,并从村里请来了医生,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她已奄奄一息,濒临死亡,直至咽气之前再也没有苏醒过。这就是我那亲爱的姐姐的悲惨结局。”

“等一等,”福尔摩斯说,“你敢肯定听到那口哨声和金属碰撞声了吗?你能保证吗?”

“本郡验尸官在调查时也正是这样问我的。我是听到的,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可是在猛烈的风暴声和老房子嘎嘎吱吱的一片响声中,我也有可能听错。”

“你姐姐还穿着白天的衣服吗?”

“没有,她穿着睡衣。在她的右手中发现了一根烧焦了的火柴棍,左手里有个火柴盒。”

“这说明在出事的时候,她划过火柴,并向周围看过,这一点很重要。验尸官得出了什么结论?”

“他非常认真地调查了这个案子,但是他找不出任何能说服人的致死原因。我证明房门总是由里面锁着的,窗子也是由带有宽铁杠的老式百叶窗护挡着,每天晚上都关得严严的。墙壁仔细地敲过,发现四面都很坚固,地板也经过了彻底检查,结果也是一样。烟囱倒是很宽阔,但也是用了四个大锁环闭上了。所以可以肯定我姐姐在遭到不幸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另外,她身上没有任何暴力痕迹。”

“会不会是毒药?”

“医生们为此做了检查,但查不出来。”

“那么,你认为这位不幸的女士是怎么死的呢?”

“尽管我想象不出是什么东西吓坏了她,可是我相信她致死的原因纯粹是由于恐惧和精神上的震惊。”

“当时种植园里有吉卜赛人吗?”

“有的,那里几乎总是有些吉卜赛人。”

“她提到的带子,从那带斑点的带子中你推想出什么来了吗?”

“有时我觉得,那只不过是精神错乱时说的胡话,有时又觉得可能指的是某一帮人。也许指的就是种植园里的那些吉卜赛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戴着带点子的头巾,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说明她所使用的那个奇怪的形容词。”

福尔摩斯摇摇头,好像这样的想法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他说:“这里面另有原因,请继续讲下去。”

“这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我的生活比以往更加孤单寂寞。直到最近,也就是在一个月前,我很荣幸有一位认识多年的亲密朋友向我求婚。他的名字叫珀西·阿米塔奇,是住在里丁附近克兰霍特的阿米塔

奇先生的二儿子。我继父对这件婚事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商定在春天的时候结婚。两天前，这所房子右边的耳房开始进行修缮，我卧室的墙壁被钻了些洞，所以我不得不搬到我姐姐丧命的那间房子里，睡在她睡过的那张床上。昨天晚上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回想起她那可怕的遭遇，在这寂静的深夜，我突然也听到曾经预兆她死亡的那轻轻的口哨声，请想想看，我当时被吓成什么样子！我跳了起来，把灯点着，但是在房间里什么也没看到。可是我实在是吓得魂不附体了，再也不敢上床。于是我穿上了衣服，等天一亮我就悄悄地出来了，在邸宅对面的克朗旅店雇了一辆单马车，坐车到莱瑟黑德，又从那里来到您这里。”

福尔摩斯说：“你这样做很聪明，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是的，没有了。”

“不，罗伊洛特小姐，你并没有完全说出来，你在袒护你的继父。”

“哎呀！您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只是拉起了我们客人那黑色花边袖口，露出她白皙的手腕，手腕上印有五小块乌青的伤痕，正是四个手指和一个拇指的指痕。

“很明显，你受过虐待。”福尔摩斯说。

这位女士满脸绯红，遮住受伤的手腕说，“他是一个身体强健的人，他也许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

大家沉默了好长时间。福尔摩斯将手托着下巴，凝视着劈啪作响的炉火。最后他说：“这是一件十分复杂的案子。在决定采取什么步骤以前，我希望了解的细节将会多得不可胜数的。不过，我们已经刻不容缓了。假如我们今天到斯托克莫兰去，我们是否可能在你继父不知道的情况下，查看一下这些房间呢？”

“可以的，刚巧他说过今天要进城来办理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他可能一整天都不在家，这就不会对你有任何妨碍了。虽然我们有一位女管家，但是她已年迈，而且愚笨，我很容易就能把她支开。”

“好极了，华生，你不反对走一趟吧？”

“绝不反对。”

“那么，我们两个人都要去的。你自己有什么要办的事吗？”

“既然到了城里，有一两件事我想去办一下。但我将乘坐十二点钟的火车赶回去，好及时在家里等候你们。”

“你可以在午后等我们。我还有些业务上的小事情要料理一下。稍后你一起和我们吃些早点吧。”

“不，我得走啦。我把我的烦恼向你们吐露出来后，心情轻松多了。我盼望下午能再见到你们。”我们的客人把那厚厚的黑色面纱拉下来蒙在脸上，悄悄地走出了房间。

“华生，你对这一切有何想法？”福尔摩斯向后一仰，又靠在了椅背上。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阴险毒辣的阴谋。”

“是够阴险毒辣的。”

“可是，如果这位女士所说的地板和墙壁没受到什么破坏，而由门窗和烟囱又钻不进去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姐姐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死去呢？我想当时，无疑是还有人在屋里的。”

“那么，夜半哨声是怎么回事？那女人临死时非常奇怪的话又如何解释呢？”

“我想不出来。”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情况：夜半哨声；同这位老医生关系十分密切的一帮吉卜赛人的出现；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医生企图阻止他继女结婚这个事实；那句临死时提到的有关带子的话；以及海伦·斯托纳小姐听到的金属碰撞声——那声音可能是由一根扣紧百叶窗的金属杠落回到原处引发的。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的时候，我有充分根据认为：沿着这些线索就可以解开这个谜。”

“可是，那些吉卜赛人都干了些什么呢？”

“我想象不出。”

“我觉得任何这一类的推理都有许多缺陷。”

“是的。恰恰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才要到斯托克莫兰去。我想看看这些缺陷是无法弥补的，还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可是……真见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的伙伴突如其来地叫喊一声，是因为我们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了。一个彪形大汉堵在了房门口。

来人的装束很古怪，既像一个专家，又像一个庄稼汉。他头戴黑色大礼帽，身穿一件长礼服，脚上却

穿着一双有绑腿的高筒靴，手里还挥动着一根猎鞭。他长得如此高大，头顶的帽子都擦到房门上的横楣了，而身体宽得把门的两边堵得严严实实。他那张布满皱纹、被太阳晒得发黄且充满邪恶的宽脸来回向我们瞧着。而那双凶光毕露的深眼睛和细长的高鹰钩鼻子使他看起来就像一头老朽、残忍的猛兽。

“你们俩谁是福尔摩斯？”这个怪物问道。

“先生，我就是，可是失敬得很，你是哪一位？”我的伙伴平静地说。

“我是斯托克莫兰的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

“哦，医生，”福尔摩斯和蔼地说，“请坐。”

“不用来这一套，我知道我的继女到你这里来过，因为我在跟踪她。她对你都说了些什么？”

“今年都这个时候了，天气居然还这么冷。”

“她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老头子暴跳如雷地叫喊起来。

“但是我听说番红花将开得很不错。”

我的伙伴谈笑自如。这位客人却向前跨上一步，挥动着手中的猎鞭说：“哈！你想搪塞我，是吗？我认识你，福尔摩斯，你这个无赖！我早就听说过你，一个爱管闲事的混蛋！”

我的朋友微微一笑。

“福尔摩斯，好管闲事的家伙！”

福尔摩斯更加笑容可掬。

“福尔摩斯，你这个苏格兰场的自命不凡的跟屁虫！”

福尔摩斯咯咯地笑了起来，指着门说：“你的话真够风趣的，但出去的时候请把门关上，因为有一股穿堂风正在刮过。”

“别急，我把话说完就走。我知道斯托纳小姐来过这里，我跟踪了她。我可是一个不好惹的危险人物，你最好别干预我的事情！你瞧这个。”他快步向前走了几步，抓起火钳，用他那双褐色的大手轻易间就把它拗弯。“小心别让我抓住你！”他咆哮着，顺手把弯曲的火钳扔到壁炉里，大踏步地走出了房间。

“真像是个非常和蔼可亲之人。”福尔摩斯哈哈大笑着说：“我的块头儿没有他那么大，但是，假如他多待一会儿的话，我会让他看到我的手劲并不比他小。”说着，他拾起那条钢火钳猛一使劲，又把它弄直了。“更好笑的是，他竟那么蛮横地把我和官方侦探混为一谈！不过这段插曲却为我们的调查增添了些风趣，只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不会由于粗心大意而被这个老畜生跟踪上受到什么折磨。好了，华生，我们叫他们开早饭吧，饭后我要步行到医师协会去，希望在那里能搞到一些有助于我们处理这件案子的材料。”

福尔摩斯回来时已将近一点钟。他手中拿着一张蓝纸，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些笔记和数字。“我看到了那位已故妻子的遗嘱，”他说，“为了确定它确切的含义，我不得不计算出遗嘱中所列的那些投资有多大进项。其全部收入在那位女人去世的时候略少于一千一百英镑。而现在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至多不超过七百五十英镑。而每个女儿一结婚就有权索取二百五十英镑。所以很明显，假如两个小姐都结了婚，这位医生就会只剩下菲薄的收入了，甚至即使一个结了婚也会弄得他很狼狈。我早上的工作并没有白费，因为它证明了他有着强烈的动机以防止这一类事情发生。华生，现在再不抓紧就太危险了，特别是那老头子已经知道我们对他的事感兴趣了。所以你最好能尽快准备好，然后我们去雇一辆马车前往滑铁卢车站。假如你悄悄地把你的左轮手枪揣在口袋里，我将非常感激。对于能把钢火钳拗弯的先生，枪才是最好的保障，再加上一把牙刷，那就是我们全部的需要了。”

我们在滑铁卢正好赶上一班开往莱瑟黑德的火车。到站后我们从车站旅店雇了一辆双轮轻便马车，沿着萨里单行道行驶了五六英里。那天天气极好，阳光明媚，晴空中白云轻飘。树木和路边的树篱刚刚露出第一批嫩枝，空气中散发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湿润的泥土气息。对于我来说，至少这春意盎然的景色和我们从事的险恶案子形成了奇特的对照。我的伙伴双臂交叉地坐在马车的前部，帽子耷拉下来遮住了眼睛，头垂到胸前，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蓦地，他又抬起头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指着对面的草地说：“你瞧，那边。”

那边是一片树木茂密的园地，随着平缓的斜坡向上延伸，在最高处形成了密密麻麻的一片丛林。树丛之中矗立着一座古老邸宅的灰色山墙和高高的屋顶。“斯托克莫兰？”他说。

“是的，先生，那是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房子。”马车夫说。

“看来那里正在装饰房屋，那也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马车夫遥指左面的一簇屋顶说，“村子在那儿，但如果你们想到那幢房子去，你们跨过篱笆两边的台

阶,再顺着地里的小路走会更近一些。就是那儿——那位小姐正在走着的那条小路。”

“我想,那位小姐就是斯托纳小姐吧,”福尔摩斯手遮眼睛上,仔细瞧着说,“是的,我看我们最好还是照你的意思办。”

我们下了车,打发走马车走上台阶时,福尔摩斯说:“我认为还是让这个家伙把我们当成是这里的建筑师,或者是来办事的人好些,省得他闲话连篇。午安,斯托纳小姐。你瞧,我们是说到做到的。”

我们这位早上来过的委托人急急忙忙地赶上来迎接我们,脸上流露出高兴的神色。“我一直在焦急地盼着你们,”她热情地和我们边握手边大声说,“一切都很顺利。罗伊洛特医生进城了,看来他傍晚以前是不会回来的。”

“我们已经很高兴地认识了医生。”福尔摩斯把经过大概地叙述了一番,听得斯托纳小姐的整个脸和嘴唇都变得雪白。

“天哪!”她叫道,“那么,他一直在跟着我!”

“看来是这样。”

“他太狡猾了,我无时无刻不感到受着他的控制。他回来后会怎么说呢?”

福尔摩斯笑道:“他必须先保护好自己,因为他可能发现,有比他更狡猾的人在跟踪他。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门锁上不放他进去。如果他很狂暴,我们就送你去哈罗你的姨妈家里。现在,我们得抓紧时间,所以,请马上带我们到需要检查的那些房间去吧。”

这座邸宅是用灰色的石头砌成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中央部分高高矗立,两侧是弧形的边房,像一对蟹钳似的向两边延伸。一侧的边房窗子已经破碎掉了,用木板堵着,房顶也有一部分坍塌下来,完全是一副荒废残破的景象。房子的中央部分也已年久失修。但右首边那排房子却比较新,窗子里窗帘低垂,烟囱上蓝烟袅袅,显然正是这家人居住的地方。靠山墙竖着一些脚手架,墙的石头部分已被凿通,此时却没有工人。福尔摩斯在那块草草修剪过的草坪上缓慢地走来走去,十分仔细地检查着窗子的外部。

“我想,这是你过去的寝室,当中那间是你姐姐的房间,挨着主楼的那间是罗伊洛特医生的卧室。”

“一点儿不错。但是现在我在当中那间睡觉。”

“我想这是因为房屋正在修缮中的缘故,但顺便说说,那座山墙似乎并没有急着修缮的必要吧。”

“根本就不需要,我想那只不过是要我从我的房间里搬出来的一个借口。”

“啊,这很说明问题的。这狭窄边房的另一边正是那条三个房间都朝向它开着的过道吧,那里面当然也有窗子啦?”

“有的,不过是一些非常窄小的窗子。太窄了,人钻不进去。”

“既然你俩晚上都锁上房门休息,从那一边想进入你们的房间当然是不可能的。现在,麻烦你到你的房间里去,并且关上百叶窗。”

斯托纳小姐照办后,福尔摩斯又仔细地检查了开着的窗子,然后用尽各种方法想打开百叶窗,结果都失败了,甚至连一条能把刀子插进去撬起门杠的裂缝也没有。随后,他用凸透镜检查了合叶,合叶是铁制的,牢牢地嵌在坚硬的石墙上。他有点儿困惑地搔着下巴说:

“我的推理肯定有些说不通的地方。如果这些百叶窗关上了,是没有人能够钻进去的。好吧,我们来看看里边是否有什么线索能帮助我们弄清事情的真相。”

一道小小的侧门通向刷得雪白的过道,三间卧室的房门都朝向它。福尔摩斯不想检查第三个房间,所以直接来到了第二间,也就是斯托纳小姐现在的寝室,也正是她的姐姐不幸去世的那个房间。这是一间简朴的小房间,按照乡村旧式邸宅的样式盖成的,有低低的天花板和一个开口式的壁炉。房间的一隅立着一只带抽屉的褐色橱柜,另一隅安置着一张窄窄的罩着白色床罩的床,窗子的左侧是一只梳妆台。房间里的全部摆设就是这些家具再加上两把柳条椅子,另外正当中还有一块四方形的威尔顿地毯。房间四周的木板和墙上的嵌板是些蛀孔斑斑的棕色栎木,十分陈旧,并且褪了色。这些木板和嵌板很可能在当年建筑这座房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福尔摩斯搬了一把椅子默默地坐在墙角,眼睛却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不停地打量着。最后,他指着悬挂在床边的一根粗粗的铃铛拉绳问:“这个铃通向什么地方?”那绳头的流苏实际上就搭在枕头上。

“通到管家的房间里。”

“看样子它比其他东西都要新些。”

“是的,才装上一两年。”

“我想是你姐姐要求装上的吧？”

“不是，我从来没有听说她用过它。我们想要什么东西总是自己去取的。”

“是啊，看来没有必要再安装这么好的一根铃绳。对不起，让我再花几分钟来搞清楚这地板。”福尔摩斯说着趴了下去，拿着放大镜迅速地前后匍匐移动，仔细地检查着木板间的裂缝。接着对房间里的嵌板做了同样的检查。最后他走到床前，目不转睛地把它打量了好一阵子，又顺着墙上下来回打量。末了，他把铃绳握在手中，突然使劲一拉。“噢！这只是做样子的。”他说。

“不响吗？”

“不响，上面甚至没有接上线，这太有意思了。现在你能看清，绳子刚好系在那个小小的通气孔上面的钩子上。”

“多么荒唐的做法啊！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

“非常奇怪！”福尔摩斯拉着铃绳默默地说，“这房间里有一两个十分特别的地方。例如，多么愚蠢的造房人才会把通气孔朝向隔壁房间，花费同样的工夫，他本来可以把它通向户外的。”

“那也是新近的事。”这位小姐说。

“是和铃绳同时安装的吗？”福尔摩斯问。

“是的，有好几处小改动是那时候同时进行的。”

“这些东西实在太有趣了：做样子的铃绳，不通风的通气孔。你要是允许的话，斯托纳小姐，我们再回到里面那一间去检查检查。”

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房间比他继女的较为宽敞，但房间里的陈设也是那么简朴。一张行军床，一个摆满多是学术性书籍的小木制书架，床边是一把扶手椅，靠墙有一把普通的木椅，一张圆桌和一只大铁保险柜。福尔摩斯在房间里慢慢地绕了一圈，全神贯注地逐一地将它们都检查了一遍。他敲敲保险柜问道：“这里面是什么？”

“我继父业务上的文件。”

“噢，那么说你见过它的里面了？”

“仅仅一次，那是在几年以前。我记得里面装满了文件。”

“比方说，里边不会有一只猫吗？”

“不会，这多么奇怪的想法啊！”

“哦，看看这个！”他从保险柜上边拿起一个盛奶的浅碟。

“不，我们没养猫。但是有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

“啊，是的，当然！印度猎豹差不多就是一只大猫，但我敢说满足它的需要，一碟奶怕是不怎么够的。还有一点我必须确定一下。”他蹲在木椅前，聚精会神地检查了椅子面。“噢，差不多解决了。”说着，他站起来把放大镜放在衣袋里，忽又说道：“喂，这儿有件很有意思的东西！”

那是挂在床头上的一根鞭子。不过，这根鞭子是卷着的，而且打成了结，以使鞭绳能够盘成一个圈。

“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华生？”

“那只不过是一根普通的鞭子。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打成结？”

“并不那么太普通吧？唉，这真是个万恶的世界，一个聪明人如果只把脑子用在为非作歹上，那就糟透了。我想我现在已经察看够了，斯托纳小姐，如果你许可的话，我们到外面的草地上去走走吧。”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的朋友在离开调查现场时，脸色是那樣的严峻，或者说，表情是那樣的阴沉。我们在草坪上来来回回地走着，无论是斯托纳小姐或者是我，都不想打断他的思路，直到他自己从沉思中恢复过来为止。他说：“斯托纳小姐，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在一切方面都必须绝对按照我所说的去做。”

“好的，我一定照办。”

“事情非常严重，已经不容有片刻犹豫。你的生命可能取决于你是否听从我的话。”

“我向你保证，我一切听从你的吩咐。”

“首先，我的朋友和我们都必须在你的房间里过夜。”

斯托纳小姐和我都惊愕地看着他。

“对，必须这样，让我来解释一下。那就是村里的旅店吧？”

“是的，那是克朗旅店。”

“好得很。从那里看得见你的窗子？”

“当然。”

“你继父回来时，你一定要假装头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然后，当你听到他夜里就寝后，就打开你那扇窗户的百叶窗，解开窗户的搭扣，把灯摆在那里给我们作为信号，随后带上你可能需要的东西，悄悄地回到你过去住的房间。我相信，尽管那间房子尚在修理，但你还是能在那里住一夜的。”

“是的，没问题。”

“其余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处理吧。”

“可是，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我们要在你的卧室里过夜，我们要调查打扰你的这种声音是怎么来的。”

“我相信，福尔摩斯先生，你已经打定了主意。”斯托纳小姐拉着我同伴的袖子说。

“也许是这样。”

“那么，发发慈悲吧，告诉我，我姐姐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希望在有了更确切的证据之后再说。”

“你至少可以告诉我，我的想法是否正确，她也许是突然受惊而死的。”

“不，我不认为是那样。我认为可能有某种更为具体的原因。好啦，斯托纳小姐，我们必须离开你了，如果罗伊洛特医生回来见到了我们，我们就会无功而返的。再见，你要勇敢些，只要按照我告诉你的话去做，请尽可以放心，我们将会彻底解除威胁着你的危险。”

福尔摩斯和我在克朗旅店的二层订了一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窗子俯瞰斯托克莫兰庄园林荫道旁的大门和住人的边房。黄昏时刻，我们看到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驱车过去，他那硕大的躯体和给他赶车的瘦小少年形成强烈的对比。那男仆在打开沉重的大铁门时稍稍费了点事，我们听到医生嘶哑的咆哮声，并且看到他由于激怒而对男仆挥舞起了拳头。马车继续前进，接着我们看到树丛里突然照耀出一道灯光，原来这是有一间起居室点上了灯。

这时，夜幕逐渐降临。我和福尔摩斯正坐在一起谈话，他说：“你知道吗，华生，我正是因为有顾虑，才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的，因为它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危险因素。”

“我能助一臂之力吗？”

“你在场可能会起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当然应该来。”

“非常感谢！”

“你提到了危险。显然，你在那些房间里看到的比我多得多。”

“不，我们看到的一样多，只是我多推断出了一些东西而已。”

“除了那铃绳以外，我没有看到其他值得注意的东西。至于那东西有什么用途，我承认，那不是我能想象得出来的。”

“你也看到那通气孔了吧？”

“是的，但是我想在两个房间之间开个小洞，并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事。那洞口是那么的窄小，连个耗子都很难钻过去。”

“在我们没来以前，我就知道一定会发现个通气孔。”

“什么？亲爱的福尔摩斯！”

“没错，我知道的。你记得当初她在叙述中提到她姐姐闻到了罗伊洛特医生的雪茄烟味吧。这立刻就能表明在两个房间当中必定有一个通道。并且只可能是非常窄小的，不然在验尸官的询问中，就会被提到。因此，我推断是一个通气孔。”

“但是，那又会有什么妨害呢？”

“至少在时间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凿了一个通气孔，挂了一条绳索，睡在床上的一位小姐送了命。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你的注意吗？”

“我仍然看不透其间有什么联系。”

“你注意到那张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没有。”

“它是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的。你以前见到过一张那样固定的床吗？”

“我不敢说见到过。”

“那位小姐移动不了她的床。那张床就必然总是保持在同一相应的位置上,既对着通气孔,又对着她从来没有用过的铃绳。”

“福尔摩斯,”我叫了起来,“我似乎隐约地领会到你暗示着什么。我们刚好来得及防止发生某种阴险而可怕的罪行!”

“真够阴险可怕的。一个医生堕入歧途,就会成为相当可怕的怪物,因为他既有胆量又有知识。帕尔默和里查德就在他们这一行中名列前茅,但这个人更高深莫测。当然,华生,我想我们比他更高明。只是在天亮之前,还有很多叫人担惊受怕的事情,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静静地抽一斗烟,换换脑筋,暂时想点愉快的事情吧。”

大约九点钟,树丛中透过来的灯光熄灭了,庄园邸宅一片漆黑。又两个小时缓慢地过去了,在钟声敲响十一点的时候,我们的正前方突然出现了一盏孤灯,照射出明亮的灯光。

“那正是我们的信号!”福尔摩斯跳了起来。

我们向外走的时候,福尔摩斯和旅店老板交谈了几句话,解释说我们要连夜去访问一个熟友,可能会在那里过夜。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漆黑的路上,夜风吹在脸上,在朦胧的夜色中,只有昏黄的灯光在引导我们去完成阴郁的使命。由于山墙年久失修,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我们轻易地就进了庭院。我们穿过树丛,又越过草坪,正待通过窗子进屋时,突然在一丛月桂树中窜出了一个丑陋畸形的孩子,扭动着四肢纵身跳到草坪上,随即飞快地跑过草坪消失在了黑暗中。

“天哪!”我低声叫道,“你看到了吗?”

福尔摩斯也吓了一跳,用他那像老虎钳似的手攥住了我的手腕。接着又低声地笑了起来,把嘴唇凑到我的耳朵上说:“真是不错的一家子!这就是那只狒狒。”

我已经忘了医生所宠爱的奇特动物,他可还有一只印度猎豹呢!那家伙可能随时都会趴在我们的肩上。随后,我学着福尔摩斯的样子脱下鞋,钻进了卧室,直到这时我才稍稍安稳了一些。

我的伙伴毫无声息地关上了百叶窗,把灯挪到桌子上,向屋子四周瞧了瞧,室内的一切和我们白天见到的一样。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我跟前,把手圈成喇叭形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哪怕是最小的声音,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那声音轻得我刚能听个明白。

我点头表示听见了。

“我们必须摸黑坐着,不然他会从通气孔发现亮光的。”

我又点了点头。

“千万别睡着,这关系到你的性命。把你的手枪准备好,以防万一我们用得着它。我坐在床边,你坐在那把椅子上。”

我取出左轮手枪,放在桌子角上。

福尔摩斯带来了一根又细又长的藤鞭,把它放在身边的床上。床旁边放了一盒火柴和一个蜡烛头。然后,他吹熄了灯。

那夜的黑暗无论如何也让我无法忘记。百叶窗把可能照到房间的最小光线都遮住了,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等待着。我听不见一点声响,甚至连喘气的声音也听不见。但我知道,我的伙伴正睁大眼睛坐在我只有咫尺之隔的地方,并且一样地紧张。

外面偶尔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有一次就在我们的窗前发出两声长长的猫叫似的哀鸣,显然那只印度猎豹正在到处乱跑。我们还听到远处教堂深沉的钟声,每隔一刻钟就沉重地敲响一次。而每一刻钟仿佛都无限的漫长。钟声敲了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我们就那样一直沉默地端坐着,等待着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

突然,从通气孔的方向闪现出一道瞬间即逝的亮光,随之而来的是一股燃烧煤油和加热金属的强烈气味。显然,隔壁房间里点着了一盏遮光灯,并且我听到了轻轻挪动的声音。可是接着,一切又都沉寂下来,只有那气味越来越浓。我竖起耳朵坐了足足半个小时,突然,我听到另一种声音,那是种非常柔和轻缓的声音,就像烧开了的水壶咝咝地喷着气。在我们听到这声音的一瞬间,福尔摩斯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划着了一根火柴,并用他那根藤鞭猛烈地抽打起铃绳。

“你看见了没有,华生?”他大声地嚷着,“你看见了没有?”

我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但就在福尔摩斯划着火柴的时候,我却听到一声低沉的、清晰的口哨声。突如其来的一耀眼光照在我疲倦的眼睛前,虽然让我看不清他拼命抽打的是什么,但我却看到他的脸像死